

找回生命的慈悲與溫暖

——「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的省思

文 / 釋悟因

二〇一四年五月廿一日，台北捷運發生了震驚全台的「北捷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。當時每個人都在想：「如果是我遇到鄭捷，我該怎麼辦？」「我又不可能不出門，如果公共場所就躲著一個殺人魔，那簡直太可怕了！」一時之間，社會瀰漫著恐慌的氛圍。

佛教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，「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讓我們重新思考：是何種原因，讓一個正值青春的青年，會想以此殘暴的方式來尋找他人生的出口？佛教又如何來看待一個極度罪惡的人？如果這事件發生在佛教教團，又該如何回應呢？

為何來此世間？

■ 人的存在

生命的存在，是一個哲學思考的命題。遇到碰壁的時候，不妨左右看看、走走瞧瞧去尋找出口，就能看到遠方出口的亮光。這是生命的韌性，也是生命神祕的源泉。

關於「人的存在」，是許多宗教家、哲學家、心理學家乃至自然科學家窮盡一生都在探索的問題。有些人在一生之中，或許偶爾會思索這個課題，或許忽視它、逃避它。但這並不表示如果不去思考，就沒有這個「存在」的問題。

在生與死的生命旅程中，我們大多數人都努力地創造自己存在的價值。當我們自問：「生來兩手空空，走時也兩手空空，我所創造的生命價值，是我來此世間的目的嗎？」相信沒有人能夠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。

■ 扭轉命運的關鍵是自己

對於「我為何來此世間」的問題，基督教把問題推給上帝——「上帝自有祂的計畫」或「上帝自有安排」。對於上帝的安排，有些人能夠安心的奉侍主上，但有些人對這個答案仍無法滿足，於是出入各種宗教，企求找到生命的歸宿。因此，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，西方人對生命的探索，便逐漸地從上帝回歸於個人。

佛教則是直截面對「我為何來此世間」的問題，認為人從無始以來，不斷地輪迴於六道之中，這是由於自己所造的業力使然。而業力的發生，則是因為無明煩惱，只要你勇於面對自己的煩惱，斷惡修善，就可以獲得善的果報，而擁有幸福的人生。

扭轉命運的關鍵，是在於自己，而非上帝。世界上的宗教，只有佛教指出：任何人只要努力修學，都可以達到如教主一樣的圓滿成就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這是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同之處。

每一尊佛由於自身的本願不同，成就的佛國世界的正報、依報也不相同。例如：阿彌陀佛成就西方極樂淨土，只要執持名號就能往生；藥師佛發願救濟眾生現生的疾苦災難，成就琉璃光世界。這意謂著「生命的自由」——人可以做自己，可以為自己描繪生命未來的藍圖，生命將有不一樣的出路！

鄭捷事件簿

然而，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也有人像迷航的班機迷失了方

向，回不到正確的航道。二〇一四年五月發生的「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，或可作為案例來探究。

■「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簡述

當時只有廿一歲的鄭捷，本來就讀國防大學，後來因為有幾科成績不及格，而轉學到東海大學，就讀環境工程系二年級。五月廿一日當天，他攜帶兩把水果刀和一把瑞士刀，搭高鐵從台中到板橋，轉搭捷運到國父紀念館，再搭回頭車，車行於龍山寺站和江仔翠站之間，於車上隨機殺人。

在下午四時廿二分至廿六分，短短的四分鐘之內，有四個人死亡，廿四人受傷。根據報導，那時的車廂內，大多數的人都在滑手機，有的人在打瞌睡，誰都未注意到大難臨頭。鄭捷在任何人都沒有防備的情況下出手揮刀，立刻就有幾人倒臥於血泊之中。有人驚聲尖叫，有人驚恐奔逃，狹窄的車廂內，頓成人間地獄。

畫面上一位女生發出求救的聲音：「你已經砍了四刀，請你不要殺我好嗎？」鄭捷聽到聲音後，身體一晃，轉身離開了。求救的哀號，喚醒鄭捷的一絲覺照，這是生命的一線出口。然而，這一絲亮光很快地又被遮蔽。當車子到站時，他仍持刀在月台上尋找目標，直到被勇敢的民眾制服，這起隨機殺人事件才宣告落幕。

大眾在驚懼之餘，都在想：「他為什麼砍人？」依據警方的調查，鄭捷從小立志要做大事，想輕生又不敢自殺，他自己殺不了自己，「所以我要多砍幾個人，馬上被抓，我就被處死刑，我就是要死啊！」鄭捷說得振振有辭，但這算是什麼道理啊！檢查他的身心狀況，並無生理或心理方面的任何疾病，年紀輕輕，又受高等教育的他，為何要以「殺人」來實現「做大事」的願望呢？他說因為覺得活著毫無意義，不知為何要活。失去生命方向的鄭捷，於是走上了

人生的歧途，也把自己推向了絕路。

■ 東海大學的回應

這起事件震驚全台，鄭捷在台灣的社会丟下一顆悲傷且驚恐的震撼彈，大眾不斷地從他的生活、教育背景去探討其殺人的動機。他的父母親請議員代為向大眾道歉，入獄期間，從未探望過他。

鄭捷就讀的東海大學，第二天對十萬校友和教職員工，發出了「給東海全體伙伴的一封信」，我看了非常感動。他們直接站出來表達校方的致歉，也呼籲社會給予鄭捷更大的關懷，「我們多麼不希望此事發生，但若這是必然，我們願意是發生在我們所深愛的東海。因為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承擔。」這是對事件回應，也對內部做危機處理。

東海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，以「藉由信心而獲得真理，並以行為來彰顯他」的校訓精神作為指導，推行博雅教育。當確定兇手是東海大學的學生時，社會上指責的聲浪，猶如排山倒海湧入校園。「我們也覺得遺憾，教育者當然都希望能讓一個人變成好的人，但也有我們做不到的地方。……我們辦教育的人所能做的，就是不斷把教育這件事情做好。」接受《天下雜誌》訪問的東海大海校長湯哲銘深沈地感歎，也說出了教育和社會教育乏力之處。這些都不斷地在吐露一個事實：這種悲劇的發生，誰能斷定這是最後一次？

湯哲銘不讓教育者陷於沉痛的悲嘆，他積極地說：「教育裡面一定要有愛，以愛來化解仇恨，我們目前用這方式來面對，社會上也應該如此。」他也站在鄭捷的立場想他應該非常孤獨，呼籲東海的全體伙伴：「我們要以基督的精神去關愛他，想辦法去了解他，給他適當撫慰，他才能得到寬恕。」如此「以愛來化解仇恨」、「以基督的精神去關愛」的精神，充分展現了東海大學基督信仰價值的教育理念。

■ 教化眾生的責任永無止盡

身為宗教師，又從事佛教教育工作的我們，是否能以佛菩薩的悲憫精神來了解、寬恕鄭捷呢？是否也能看到教育「也有我們做不到的地方」，那個「看不到的地方」在哪裡？有這樣的一個地方存在，就表示我們協助人們向上、向善的工作永遠是無窮無盡的，我們要效法菩薩「眾生無盡，我願無盡」的精神，繼續發心，負起教化眾生的責任。

教團對社會也在做教育工作，與一般學校機構的不同，是一種「覺照」的呼喚。如果他人對你的團體比手劃腳：「你們這是在辦什麼教育！怎麼辦成這個樣子！把孩子教成這個樣子！」我們也能明白，如果個人的自我覺照太過闇昧，就已經是來到教育的關口！

經一事長一智，「鄭捷隨機殺人事件」使社會付出了很昂貴的學費，大眾心中的驚恐需要撫慰，教育的缺口需要填補，這是值得讓我們一起來改進、學習的。

■ 一位同姓同名者的省思

鄭捷殺人後，有一篇文章刊登在媒體，那是由另一位鄭捷所寫的。他與殺人的鄭捷同名同姓，且就讀同一所小學，是低一屆的學弟，他披露了個人對此事件的回憶與省思，標題是〈我跟他一樣都叫鄭捷，但不平等的教育體制區別了我們〉。

這位鄭捷回憶小學時的一些情景：「我依稀記起曾有幾次聽到廣播到司令台前準備受獎時，除了我還有一個高瘦的男孩也來了。『是三年十班的鄭捷，不是你，趕快回去吧！』那個瘦高的男孩聽到老師這麼說微微點個頭，帶著有些尷尬的笑容離開。」老師無心的一句話，在殺人者鄭捷當時聽來，可能就已產生了被比較、被排比的不悅感。在尷尬的微笑下，也或許隱藏著不為人知

的自卑吧！作者鄭捷在回憶起小學的這段經歷時說：「當我與鄭捷學長同在一個校園時，他透過廣播或許認識了我，但包括我的多數人卻完全無意識他的存在。」

「教育主管機關舉辦比賽、各校競爭、最後得勝者站在司令台接受表揚的時刻，平等就被扭曲了，讓某些孩子被放大，有些孩子被擠壓。」作者本人從教育機制作了這樣的省思。「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與北捷案的鄭捷學長有這讓人萬千感慨的連結，或許對每個辛勤投入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與質疑。」他思惟是否因教育環境或競爭機制，逐漸讓人喪失信心，或轉而悲憤、嫉恨這世界？

一個人出生、長大成人，所有接觸的人、事、機構，尤其教育機構，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，有太多的環節需要我們重視。誰知道是在哪裡脫了鉤，讓生命的完整不斷地被打碎？有多少因緣是我們並未注意到的？

世間永遠是這樣地不平等，比較、評比永遠層出不窮啊！我們只能做對的事，而且把事情做對，盡心盡力。

佛教如何看待極度罪惡之人？

■ 佛陀度化殺人魔央掘摩羅

佛陀在世時，也曾經面對這樣的殺人事件。央掘摩羅是婆羅門的弟子，他聽信老師的話，相信只要能殺滿一千人，將死者的手指頭串成飾鬘掛在身上，自己死後就能升天，於是就魯莽地去殺了九百九十九人。城裡所有的人一看到他，都嚇得立刻遠遠地逃走。他的母親悲憫兒子好幾天沒吃飯，就幫他送飯，結果他因殺紅了眼，反過來要殺母親。

此時，佛陀現身將他引開，免得他殺害母親。殺害母親是屬於五逆重罪，死後會墮地獄。央掘摩羅見到佛陀，便想殺他，可是怎麼追也追不上佛陀。他

命令佛陀停下來，佛陀卻說：「央掘摩羅！我早已停止傷害一切眾生的惡行了，而你還停不下來，繼續在造殺害眾生的惡業！」

央掘摩羅心想：「這位讓我怎樣追都追不上的人，一定是億劫難遇的解脫者。」於是放下武器，要求隨佛陀出家。央掘摩羅成為沙門後，也隨僧團大眾過著乞食的生活，在幽靜處精勤修學，終於證得阿羅漢果。

■ 菩薩不捨一切眾生

造作極度惡行的央掘摩羅能出家修行成為阿羅漢，這正說明了人的心是可以翻轉的。佛陀見到央掘摩羅內心的黑暗——他因缺乏智慧的判斷，而相信老師錯誤的教導，才造下如此惡行，而使自己此刻成為世間最悲苦的人。經典說：「慈悲所緣，緣苦眾生。」佛陀悲憫他，伸出援手給予他希望，這是佛性的安頓，讓他翻轉出那一線生機。

社會一定要善惡分明的，對善舉，我們會加以讚揚，鼓勵大眾效法；對惡行，我們會加以譴責，以法律來制裁。如果對十惡不赦的人，我們還留下一份的悲憫，這是宗教所具有的超然態度。菩薩不捨一切眾生，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眾生，包括會行善的或作惡的眾生。感到驚恐慌不安的，除了受害者，鄭捷的家人何嘗不也有相同的恐懼——不知兒子為何會做出這種事？不知如何面對社會大眾？要怎麼做才能取得大眾的原諒？將心比心，如果我們是鄭捷的父母，我們又將如何自處？鄭捷的父母親是需要支持的，別讓不安的磁場再繼續散放出來。

縱使到監獄弘法，不是我要跟受刑者同罪，要和他關在一起，才能度化他，我的心是超然地感同身受——造作極惡之罪的人正備受極惡罪苦的煎熬，我要如同地藏王菩薩到地獄弘法。所以，縱使他犯了錯，我也不希望他抱著惶恐進入死亡。所有的宗教都在告訴我們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，當我們犯錯時，

心不免惴惴不安，總會希望得到人們的寬恕和諒解。我們永遠要修習一顆清明、慈悲、超然的心。

對一個殺人者，如果不去之而後快，反而還要不捨棄他——我這樣的思惟，很荒唐嗎？這不是同情，也不是寵愛，這是我們做為一個菩薩行者所應有的態度。

生命覺醒的決定權永遠在你手上

■ 以智慧調伏煩惱

那些想自殺的人，並非都想那麼早結束生命，那是因為當時他的心念轉不過來，執著於煩惱之中，看不到生命的出口，如果能轉念，自然就不會走上死亡之途。佛教教團所能做的，就是平時教授翻轉的可能，以佛法的智慧來調伏煩惱，而脫出苦的牢籠。

佛陀描述眾生有無盡的煩惱，貪、瞋、痴是煩惱的根本，讓人煩惱到無法出脫，終而造下墮地獄的惡業。這不是說煩惱無法解決，或者責備犯過失的人要他立刻下地獄，而是說明一個因果過程——造如是業，將得如是果。你不想遭受惡果，就必須在事發之前不種惡因，阻止惡行的發生。如果已造成的惡果，我們就要甘心承受。這不是有個造物主在控制我們，真正控制自己生命的人，即是自己。

所以，即使站在懸崖，臨於深淵，我們永遠都要清楚地知曉：每個人的心都可能在一剎那翻轉過來。覺醒的剎那動力，不掌握在他人手中，決定權永遠是在自己。這是人性最究極，也是佛教修行最可貴、最核心、最底層的成佛的立基。

■ 呼喚自己的佛性

不論草莓族或新世代，任何人都必須不斷呼喚自己的佛性，不要把自己逼到立錐之地也無的地步。例如，追不到女朋友就說：「我要殺你全家。」如此玉石俱焚的作法，不但追不到女朋友，連自己的命都賠進去，這又是何苦來哉！天下怎麼是你想要的就一定追得到呢！自己不想好好地活，也不想讓對方好活！這真是痴狂到了極點，沒有人我分際了。

佛教說我們的生命是眾緣和合的，所有內在的、外在的各種條件，組合起來有很大的空間。任何的因緣，不論巨大或微小，只要稍微改變，結果就會不同。古德說：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。」《法句經》也說：「莫輕小惡，以為無殃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；凡罪充滿，從小積成。莫輕小善，以為無福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；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鄭捷今日的惡行，不就是因自己微小的惡念未除，又添加反社會性的人格，漸漸累積，最終犯下極惡的罪行。

但是，生命的存在是空性的，就看你如何創造。善惡存乎自心，所謂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一念即能翻轉。生命的出口在何處？端看自己如何決定。

加強生命的強韌與厚度

■ 培養美好的特質

人生的整個過程，有時真的是很孤獨，感到沒有任何支持的力量。一個人活在世間，不能期待別人，必須從自身之中，去尋找自己內在的堅忍和溫度。

每個人的心中都蘊藏豐富的寶藏，包括慈祥、溫柔、智慧、慚愧……，這些美好的特質即是因地心，需要其他因緣才會生起，因此需要培養。你可以試著看看林間小動物的奔跑、跳躍，是那樣地輕盈自在；或者望望路上小朋友

放學時臉上天真無邪的笑靨；或者找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感受明亮的陽光和徐徐的微風……，你的心中自然會洋溢一股歡喜。常常讓這溫暖的感覺從心中生起，這是可以培養的。

此外，在得到別人認同之前，先學習自己欣賞自己。熱愛你的工作、生活，培養出自己滿意的才能，從中找到榮耀與成就感。即使不幸失敗，也能一笑置之，挽起袖子，重新來過。挫折永遠不能傷害我們，這就是生命的韌度。我們要有了一份自己欣賞自己的安然，同時也能帶給別人一種安然的放心。

■ 生命真正的力量

我們一方面讓自己不斷地增上，同時也明白增上的背後永遠有陰影。我常常喜歡伸出一隻手問人：「你看看我的手，這面是正面還是反面？」當對方猶豫時，我就告訴他：「這都是自己的手！」人生中無論正面的、負面的，都要學著接受。因為有正面，也同時存在著負面——正負並存，生命才有厚度。生命需要這些厚度，才能豐富我們的人生。

面對負面的黑暗來襲，一定要穩住陣腳，「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，生命會因此更加雄厚，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力量。我是這樣學習過來的，也常常對自己說：「走過生命的千山萬水，從來都功不唐捐。」

我們要敞開心胸，接受不完美、不圓滿，找到人生種種不平衡中的和諧。也許你會發現，儘管活著有許多的不如意，你還是要珍惜現在手上所掌握的因緣，然後再開創新的因緣，生命永遠充滿著希望，只要你願意遠離黑暗、走向光明。

讓我們找回人性的光亮，也找回生命的慈悲與溫暖！